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国家重点学科政治经济学研究课题

胡培兆 / 著

A portrait of Hu Peizhao, an older man with glasses, wearing a brown suit, white shirt, and a striped tie. He is seated at a desk with some papers and a pen.

经济学本质论

——三论三别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国家重点学科政治经济学研究课题

经济学本质论

——三论三别

胡培兆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东远
责任校对：徐领弟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李长建

经济学本质论
——三论三别

胡培兆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富达印刷厂印刷

万达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15.25 印张 350000 字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 - 5058 - 5722 - 3/F · 4981 定价：2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胡培兆教授、博士生导师，1937年生，浙江省永康市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福建省首批优秀专家、中共中央中组部专家库专家。历任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兼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厦门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主席，福建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等。曾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储永昌 2

二十五日来函收到。

改试不重英语总，我也不清楚是
不是名落孙山。二十八人改西语，
是不很容易的，也许还没有到能通
知时都照理，改不起，也是让改
校知道的。

问于你何时能改不起，下学期又
恐没有教试文部批准问题，我总
你不妨依照学校的意见，向外作
一些联系，但决不要讲绝了，总归
表示希望学校设法安排。因多据我
所了解，厦大和其他学校一样，
规模在缩小，人员求精简，视经济
尔说，还有一堆讲师助教放在综合

研究的待圖的外安排這些意見
畢業生還可能有其他會參加到
我的教職隊伍中來，因此，112隊到
廣大，可能性是不太大的。儘管如此，
我還是把你的信轉往廣大經濟系，
一則採詢改試結果，一則採詢
有關安排條件。我要立即回答你。

生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它同
知識的道路一樣。一個人，只要把自
己經常安放在世界狀態中，有志於
為社會，為人民盡一份力量，遲早總
是會回落著的。不能急躁，也不能
以為回到家，就非常理想。我在大
學學了教育的，出了學校，連一個小
學教師的位職也找不到，我才自學
經濟。現在，我的處境當時沒有當成
小學教師。社會不一樣，道路是有些相通的。
祝進步！
王明 1952.5.28

序 言

先讲个 40 多年前在复旦大学的故事。

1961 年寒假前夕，我排队预购了回浙江老家过春节的火车票。当时正是我国历史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酿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团结一致在度饥荒。谁知买好票的第二天，校党委紧急动员师生为国分忧解难，尽量留在上海不到外地过年，以缓解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压力。我只得自觉收心把票退了。为了让留校师生寒假过得愉快些、充实些，学校安排一些顶级名教授开设学术讲座。名家名讲，海报纷呈，令人有选取其一而痛失其余的万难博弈之苦。我就专选机会难得的经济专业之外的进座，如听过历史系谭其骧教授的《话说新上海旧上海》，中文系刘大杰教授的《漫谈〈红楼梦〉》等讲座，他们的学问让我大长见识和深受教育。刘大杰教授是著名文学家和红学家，受毛泽东器重，相互间曾交换和切磋过诗作。过去有“不读红楼梦，枉为读书人”的说法，我勉强算个不“枉为读书人”，在高中和大学都看过《红楼梦》，因此对刘大杰教授的讲演，还能应心照书地互动，至今历历在目，铭刻在心。他当时下肢已瘫痪，是大家把他连轮椅抬上讲台的。他说我过去讲课同学们都记得，总是手舞足蹈，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讲了，请大家原谅。他没有讲稿，只有一张嘴一双手，口说手舞地侃侃而

谈，风采盖座，满堂笑声阵阵。他从曹雪芹“蓬牖茅椽，绳床瓦灶”、“脚缚火炉”、“举酒常赊”的穷困中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惊人毅力说起，说到《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的全书大纲，说到艺术表现技巧，说到高鹗续书的失败等，声声入耳，句句动心。分析艺术表现技巧的典型，是第五回对秦可卿卧房的描写：贾宝玉在宁国府赏梅后想午休，贾母就交付秦氏安排。宝玉来到秦氏卧房里，看到壁上挂着一幅宋学士秦太虚写的对联：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案头上设着一面武则天当年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赵飞燕立舞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用来掷伤过太真乳的木瓜。上面放置着寿昌公主睡过的宝榻，宝榻上挂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如此陈设，让宝玉连声叫好。秦氏就亲自在床上给宝玉铺上西施浣过的纱衾，移过红娘抱过的鸳鸯枕，服侍宝玉睡下。这些描写，为什么？就是为了衬托出秦可卿是个十分风流的尤物。摆设的人名器物，秦太虚对联、武则天宝镜、赵飞燕金盘、安禄山木瓜、寿昌公主宝榻、同昌公主连珠帐、西施纱衾、红娘鸳鸯枕，每人每物都包含有风流故事。人有所爱、物有所好，秦氏把这些经典性的风流标志物都收藏在自己房里享用，不正表现出她风流成性吗？不直说她风流而借物喻示其风流，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这就是艺术，就是杰作。他的讲演，也展示了他的做学问之道，启人悟性，至今让我叹服。

可是，他的惊人之语却在后头。他说高鹗续书的后60回是失败的，根据是高鹗没有按曹雪芹在第五回金陵十二钗设定的纲要去写。以巧姐为例。正册中一钗一画一诗，暗示每钗命运归宿。其中有幅画着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女在纺织，并附诗一首，云：“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济村妇，巧得遇恩人。”写的是王熙凤的女儿巧姐。按这幅画的提示，曹雪芹的原

意是要巧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靠纺纱织布的劳动过日子。所以，王熙凤临死前托孤给刘老老，带回乡下收养。而高鹗没有按这思路去续写巧姐，就违背曹雪芹的匠心。这个别出心裁的研究结论，当时就让我惊讶不已。200多年前的曹雪芹怎么就想到了剥削阶级的子女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了呢？原来像刘大杰教授这样有名望的大学者，在学术研究上也追求政治化，不仅他本人自觉自愿“政治挂帅”，也要古人跟着自己“政治挂帅”，把曹雪芹的思想现代化和工农化了。这是我国学术界在过去极“左”时期的一个奇特现象。巧姐只是家境破败才落户刘老老家的，和今天响应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搭界。不过我对刘大杰教授的红学研究还是十分佩服的，对也大杰，错也大杰，都是一流的。如此奇思妙想地把巧姐和工农结合起来，是天才的误译。这里只是表示我这个外行对大红学家一点不敢苟同的学术小分歧罢了。

社会科学家都有个政治态度问题。社会科学研究要为政治服务是正确的，经济学研究要为政治服务就更是责无旁贷了。经济学的最大政治就是富国裕民，要为此献计献策。学术观点可以有分歧，但富国裕民的大目标不能有偏离，我讲上面的故事是一种社会现象，不是指一两个人的事，要说明学术研究要服务于政治，但不能硬性挂靠于政治、粘贴于政治，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说明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最好地服务于政治。人民的政治要求真实，要求科学。

马克思在欧洲至今享有崇高的荣誉，被评为“千年伟人”，是因为马克思在过去的1000年中，为人类创造了改造世界的最伟大的学说，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全人类的命运。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的国家里，马克思及其学说却享受不到这样高的荣誉，不仅成不了主流，而且让某些人嗤之以鼻。要外资，不

要马克思，实际上已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时尚，错误地把马克思及其学说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了。

社会主义国家和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鄙视、冷落马克思及其学说，主要原因之一，是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曾存在言美而实不至的瑕疵，没有时时都能给广大劳动大众带来持续增长的实惠，更不要说20世纪70年代在柬埔寨出现的那种让世界诅咒的以波尔布特为首的“红色高棉恐怖”了。就在中国，道路也很曲折，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的磨难。邓小平说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①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还是没有摘掉“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的帽子，还没有表现出比资本主义优越。只有到了21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也是决定认识的惟一根据。当代欧洲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实践要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主要国家和多数国家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实践的瑕疵，因此，既没有因马克思主义的幸福，也没有因马克思主义的痛苦，对马克思的学说仍然保持在伟大学说的境界内，所以他们对能丰富他们思想的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怀有十分崇高的敬意，伦敦海格特陵园里马克思墓前终年鲜花不断。

原因之二是，教条主义学风严重败坏了马克思的学说。这种教条主义学风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马克思本本的老教

^① 《邓小平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

^② 同上书，第225页。

条主义。他们敬仰马克思，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可惜理解与应用停留在马克思的本本上，难以接受变化了的现实。他们的心态就和马克思所批评过的那种“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未来”相仿佛，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保守当坚持、把怀旧当忠贞、把僵化当执著。在新的实践面前他们既不生育也不发展新理论，爱说老话。马克思主义若不能创新，就会愈来愈远地脱离现实。另一方面是来自西化族的新教条主义。我这里用“西化族”的概念，是指那些脱离中国实践盲目搬用当代西方经济学教条的那些人。邓小平告诫过我们：“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①可是弱者跟风、盲从强者的劣根性仍然难以消除，经济学界时行把当代西方经济学推崇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照搬照讲，搬得多讲得多，就是大经济学家。评价体系也推颂这股风，以能沾上国际权威刊物（SSCI）发表的论文为最高水平，这是自造荒唐。当代西方经济学以发达的西方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确很先进，但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都适用？这就未必！对中国的社会科学来说，应有个自我标准：适用的就借鉴，不先进也先进；不适用的就搁着，再先进也没有现实意义。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应以中国经济为对象，凡提出的理论能解释中国经济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给人民福祉的，就是优秀的理论，何求上 SSCI（美国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而且这样的好文章是不可能上 SSCI 的。即使有的上了，也一定不是真正的好文章。因为这样的评价体系并非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目标而设定。以 SSCI 为标准，只会助长西化族或西化团队为学术而学术的玩理论风和新教条风。

我的这个三论三别的著作，希冀对中国经济学的学风建设和

^① 《邓小平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理论建设起到积极的影响作用。一些见解看来平常，却是我首开记录提出的，有些壮烈！

一论中提出告别“政治经济学”学科名的问题。政治经济学源出哲学、政治学。这一学科名的出现已近400年，其独立发展从亚当·斯密算起也已有200多年，历史悠久，且以辉煌光照古今。在社会科学中，它的参政度最高，可谓第一“高参”。可在当今中国已被一些人视如糟糠，这是崇高跌落低谷的悲哀。政治经济学舶来中国已有100多年历史，但中国经济学教授至今仍然是学生，模仿多，自创少。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时效性、民族性强。政治经济学简称经济学，两名等同并用。过去政治经济学是正名、本名、通名，用的多，经济学用的少。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早已成熟，褪净政治学的胎记；另一方面如今还是一切经济学科的母本，在它像石榴结籽般不断繁衍出众多部门经济学以后自身却显得垂老了，因此主张让政治经济学本名退役二线，改用经济学为正名、通名。原名仍可用和并用，但少用。这一改，可免除对这一学科的许多误解误用。

二论中提出告别对马克思经济学说非历史观点的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理解，将资本主义分为彼资本主义与此资本主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以19世纪的彼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那个资本主义已灭亡，研究结论完全正确。马克思建立的以生产力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和以人为本的劳动经济学，永远正确。我们当前面临的此资本主义是有重大变化的后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没有到灭亡的时候。共产主义是未来学，是理想，要坚持，但如何实现是后来人的事。

三论中提出告别对科学社会主义非现实性的应用。只有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才是科学的。为此，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古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服务方向是一致的，但在时空发展阶段上既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又有各具时代特色的区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理想的、凝固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复活根据今天世界的现实来发展他们的学说），当代马克思主义是现实的、实践的、发展的。这样划分就可以使他们各就各位，不会在定位上发生错乱，也可避免教条与歪曲。当代马克思主义具有零距离的时代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直接负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我业余惟一的爱好是爬山，不花一分钱地利用大自然的恩赐，以活络筋骨。对爬山还有个体会。2006年台湾籍学生邹德发在他博士论文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叙述：“犹记得在厦大的第一堂‘课’是胡老师一大早约我一起爬山去，攀登学校后面的五老峰。这已是我荒疏多年的活动，很感力不从心。‘课’后自评：成绩勉强及格，心肺功能欠佳，腰腿酸软无力，应须多加磨炼。当时的感觉虽然是头昏脑涨，不过胡老师的一段话我倒是印象深刻。大意是：爬山和做官过程相仿佛，都是登高，感受却不同。爬山是苦着上去，笑着下来；做官是笑着上去，哭着下来。这话形象而富有哲理。爬山每步都很辛苦，登上高峰，微风拂面，有说不出的愉快和舒坦，欢乐着下山来；做官则反之，每升上一级都很开心，到顶后不论是怎么下来的，心情都很忧伤。做学问也真如在陡峭山路上攀登一样，我的博士论文就做得字字皆辛苦，待到画下句号之际，自觉对台湾经济发展脉络终于理顺了，收获颇丰，心情才有下山般的轻松舒畅。”他说的不错。我的著作不论读者如何评价，但它却是像爬山一样，独自写出来的，字字皆辛苦。虽然本书中的有些部分是从我前著《社会主义国有资本论》和《有效供给论》里转过来的。和我过去的任何著作一样，从来不请人代写一字半句。几十年如一日，甘耐冷

寞，乐坐冷板凳，聚精会神求索。但就精神而言，却是集体的作品。我要感谢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群体，包括全体师生，是他们的关心与支持的和谐温馨，使我能不感疲乏地完成这个著作。毫不夸张地说，本书是经济研究所全体同志团结精神的产物，是这个美好小环境的产物，绝不单是我个人的。《光明日报》理论部的孙明泉同志、《人民日报》理论部的李定中和马宏伟同志、经济科学出版社的赵东远同志是多年的挚友，对我的拙著总是字斟句酌，帮我精练与提高。在此也深表感谢。

我也要感谢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北京大学原校长吴树青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杜厚文教授、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朱光华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陈征教授和校长李建平教授多年来对我的关心、指导和帮助。吴树青校长等他们是我校外工作的实际领导。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给我“家”的温暖和支持。

胡培兆

2006年4月16日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篇 政治经济学本质论

——告别“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名

第一章 政治经济学的来源	(3)
--------------------	-----

- | | |
|-------------------------|-----|
| 一、政治经济学的母体是哲学、政治学 | (3) |
| 二、政治经济学的独立发展 | (9) |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是富国裕民之学	(10)
------------------------	------

- | | |
|--------------------|------|
| 一、奴隶主的经济思想 | (10) |
| 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 | (11) |
| 三、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 | (14) |
| 四、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说 | (16) |

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与政治	(18)
一、政治经济学是治国的第一高参	(18)
二、政治经济学要从基础与源头上为政治服务	(20)
第四章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	(24)
一、注重经济规律的研究	(24)
二、重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26)
第五章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28)
一、研究宗旨的同一性不影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28)
二、研究方法的选择重在学风	(29)
第六章 “经济人”与经济学家的品性	(36)
一、经济人在哪	(36)
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原型	(37)
三、经济人是会变脸的	(41)
第七章 政治经济学与数学的应用	(44)
一、数学对经济学的大举入侵	(44)
二、数学不是经济学的语言	(45)
三、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最佳适度	(49)

第八章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科学	(54)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现实的和变化的	(54)
二、不存在万世适用的通论	(56)
第九章 政治经济学的民族特色	(59)
一、国情不同所需经济学也不同	(59)
二、李斯特的经济学说是后进国家的典范	(61)
第十章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与发展	(65)
一、百年的小学生	(66)
二、第一时期	(67)
三、第二时期	(71)
四、第三时期	(78)
第十一章 告别政治经济学	(85)
一、政治经济学的殊荣	(85)
二、政治经济学的退役与经济学的正名	(88)
本篇小结	(95)